

彼得·史勒密奇遇記

沙 米 索 著

伯 永 譯



文学小丛书

彼得·史勒密奇遇记

[德国] 阿德贝尔特·封·沙米索著

伯 永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彼得·史勒密奇遇記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417 字数42,000 开本787×940 $\frac{1}{32}$ 印张3 插页2

1962年8月北京第1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3) 0.25 元

前 言

从十八世紀末叶到十九世紀初期，德国文学中出現了一个影响相当广泛的潮流，这就是浪漫主义。这一派的作家們，在思想上和当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們不滿现状，甚至反对资产階級社会，但他們的目的却是想回到过去的中古时代，恢复封建秩序。因此，他們的作品大都蒙上一层神秘的、朦朧的色彩，掩飾了它的反动实质。

阿德貝爾特·封·沙米索(1781—1838)虽然也属于浪漫主义詩人之列，却和那些反动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是以进步的浪漫主义的代表出現于文坛的，他的作品很早就有着明显的现实主义傾向，这一点，单从这本《彼得·史勒密奇遇記》中就可以看出。

《彼得·史勒密奇遇記》是沙米索最著名的一本童话体小說，作于一八一四年，是根据流传在德国民間的一个古老的传说——魔鬼用黄金交換人們的灵

魂——写成的。作者加上自己的幻想成分，赋予这个故事以新的内容，借以揭发建筑在金钱势力上面的资本主义丑恶的社会关系。在那样一个社会里，唯有金钱是万能的，它能购买世上的一切——地位、荣誉，以至人的灵魂。金钱成了支配人们行为的动力，它产生了无数象富翁约翰那样的行尸走肉和拉斯克尔之流的贪得无厌的恶棍。此外，沙米索也嘲笑了小市民的庸俗的道德观念和爱慕虚荣、贪图财富的可鄙的陋习。

就作品的形式来看，《彼得·史勒密奇遇记》是充分浪漫主义的。小说的言语简洁朴素，保持了民间口头文学的特色。同时，它也并不专以离奇的、虚构的情节取胜，内容大抵都有现实的根据。后来主人公终于从腐蚀人的金钱力量中解脱出来，献身于自然科学终其一生——在今天看来，这种逃避现实、遁迹于个人的独善其身的工作，固然是消极的，但这一结尾无疑已比当时德国一般反动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如诺伐里斯、霍夫曼等的作品高出许多。这里既没有对于旧封建社会的迷恋，也没有任何荒诞不经、颓废病态的幻想，而上述那些作家就常常爱用这样

的描写把讀者拉向后看的。

沙米索出身于法国一个古老的貴族家庭，法国大革命时随父母逃到德国定居下来。他在大学里专攻植物学，从一八二〇年起任柏林植物园园长；与此同时，他一直从事文学創作，主要是詩歌創作。他的詩歌不但具有鮮明的反封建傾向，諷刺当时的政治，而且蘊藏着对新事物的頌贊。二十年代以后，欧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沙米索最好的詩歌就是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到三十年代初期写成的。这是他詩歌創作的旺盛时期，諸如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統治的战争、西班牙人民反对外国的侵略、以及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等，在他的笔下都有生动的反映。沙米索还写了一系列的詩歌表示自己对美国殖民者残酷迫害印第安部落的痛恨，他热情地关怀着这一民族的命运。

但是，沙米索同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大多数德国民主詩人一样，他的世界观是矛盾的。他在某些詩篇里表現出了他的局限性，他要求人民要温和，要有节制，應該“平靜地”等待“轉变”，“不要造反”。就是在《彼得·史勒密奇遇記》这本小说中，字里行

間也不免流露出一种听天由命、无可奈何的情緒。然而，我們要看到，沙米索是生活在德国民主革命运动还不大发达的时期，不管他思想中有着怎样的矛盾，他却写出了許多反对封建、反抗压迫、歌颂新事物的作品。因此，他的这些作品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

据后人的回忆，馬克思很爱讀沙米索的詩。恩格斯对沙米索也曾有过很高的评价；而德国大詩人海涅更推崇他是“当代最特殊、最卓越的一位詩人，与其說他属于旧德国，倒远不如說他属于新德国”。

經過了一番幸運的，但對我是十分艱苦的海上航行，我們終於到达了港口。我搭着小船登岸後，便背起我小小的行李穿過擁擠的人群，走進附近一家挂着招牌的簡陋旅店。我要一間房，店伙打量了我一眼，就把我帶到了閣樓上。我叫他給我打些清水來，並問明了到托馬斯·約翰先生家去的道路。

“北門前，右首第一座別墅，一座又大又新，有許多柱子，用紅白大理石建築的樓房。”

好了。——時間還早，我馬上打開我那一小捆行李，拿出不久以前翻新的黑色上衣。我穿上這件最好的衣服，裝好了介紹信，便動身去探望那個能夠幫助我實現我那渺小的希望的人。

我走完長長的北門大街來到城門附近，立刻看見閃爍在綠樹叢中的那些柱子，我想，“這兒就是了。”我用手帕拂掉鞋上的塵土，整理了領帶，誠惶誠

恐地拉了一下門鈴。門馬上敞開了。在前廊中經過一番詢問后，传达人才为我通报了主人，于是我荣幸地被带进花园里，約翰先生正和一些朋友在那里散步。从他那肥碩的身軀和悠然自得的神态上，我立刻把他辨認出来了。他“殷勤地”接待了我，就象一个富翁接待一个穷鬼似的，他虽然瞧了瞧我，并从我手中拿走了我递給他的信，但始終也沒有从其余的人中轉过身子来。

“哦，哦！从我哥哥那里来的；我好久沒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他健康嗎？——在那里……”他不等我回答，繼續向他的朋友們說起話来，同时用信指着一座小山，“我要在那里造一所新房子。”

他拆开封漆，但是並沒有中断关于財富的談話。“起碼要有一百万，否則就不算一个富翁，”又添上一句道，“只能算是——請原諒我這句話——一个乞丐。”

“噢，你說得太对啦！”我激动地叫喊着說。這句話显然中了他的意，他向我微笑了一下，并且說：

“請你住在这儿吧，亲爱的朋友，以后我也許会告訴你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他揚了揚信，隨即放進

了衣袋里，然后又轉向他的朋友們。他用胳膊挽住一个年輕的妇人，其他的先生們也都找到了称心合意的女伴，他們就一同向开遍玫瑰花的小山走去了。

我跟在他們后边，不打扰誰，因为沒有誰注意到我。他們兴高采烈地戏謔着，互相逗趣，时或庄重地談着輕佻的事，又时或輕佻地談着庄重的事，后来話題就逐漸轉移到取笑不在場的朋友和他們的罗曼史方面去了。我对这些事过于陌生，我很难理解；要想猜透这些謎語，对我來說也过于困难和令人气馁。

我們走到了薔薇花丛边。美丽的范妮，好象是今天的女主人，执拗地要亲自折一枝花而被花刺刺伤了，从她娇嫩的小手上流出象从絳紫色的薔薇花中淌出的紫色的血。这个意外激动了全体在場的人，大家都忙着找英国制的橡皮膏。一个沉默、消瘦、細高身材的上年紀的人，这个人虽然跟在我身旁，但我一直沒有注意到，馬上把手伸入旧法兰克式的灰色絲綢上衣的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了开来，向貴妇人恭恭敬敬地鞠个躬，把这个急需之物遞

給了她。她接過了，既不看他也沒有表示什麼謝意。傷口包扎好了，大家繼續攀登小山，他們想要从小山的背後，眺望園中蒼翠的小徑和對面一望无际的海洋。

這誠然是個海闊天空風光明媚的世界。一個閃爍的斑點出現在黑水和藍天交界處的水平綫上。“拿一個望遠鏡來！”約翰先生叫喊着；可是在仆人們開始行動以前，這個穿灰色上衣的人，却客客氣氣地鞠着躬，把手伸進上衣口袋，從里面拿出一個美麗的杜蘭德牌望遠鏡遞給了約翰先生。他立刻把它拿到眼前，告訴別人說，那是昨天開出的一隻船，因為遭遇逆風，留在港口前面的海上了。望遠鏡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但是再沒有傳回原來的東主；我驚訝地瞧了瞧那個人，想不出那樣大的器具怎能從這樣小的衣袋里拿出來；這件事好象並不使別人感到惊奇，而且他們也不注意這位穿灰色上衣的人，就象他們從來不曾注意我一樣。

食品端上來了，在珍貴的盤子里盛着來自各方的珍奇的水果。約翰先生彬彬有禮地勸客人食用，並再一次地向我說了一句：

“尽管用吧 您在海上是吃不着这个的。”

我鞠躬答謝，但他沒有看見，因为他早已同別人談起話來。

要不是怕地面潮濕，他們倒很想面對着海闊天空的大自然，在小山斜坡上的草地上多留連些時候。其中有一个人說，“要是有一張土耳其地毯鋪在這兒，可就太好了。”這個願望剛剛說出，穿灰色上衣的人，早已把手伸進衣袋里用一種拘謹而又謙恭的姿態掏出一張貴重的、織金的土耳其地毯。仆役們若无其事地把它接過去，在指定的地點鋪開。大家毫不謙遜地坐在上面；我又驚訝地看了看這個人和這張足有二十尺長十尺寬的地毯，我揉了一下眼睛，簡直不知道怎樣想才是，尤其不懂為什麼別人對於這些事竟能絲毫無動于衷。

我當真想多知道一些關於這個人的事，並想問他是誰，可是我又不知道應該問哪一位，因為我怕那些服侍人的先生們，幾乎甚於那些被人服侍的先生們。但我終於鼓足了勇氣，走向一個不象別人那麼矜持，時常孤立在一旁的青年。我低聲問他，那個穿灰色上衣的殷勤長者是誰。

“那个看来就象是从裁縫的針孔里脫出的 縷頭似的家伙嗎？”——“是的，就是这个独自站在那里的人。”——“我不認識他，”他回答我說；好象要避免和我多說話似的，轉過身子和別人談起一些瑣屑的事情。

太阳光愈照愈强烈了，这使妇女們十分困窘。美丽的范妮毫不介意地走向穿灰色衣服的人，这个人，据我所知一直还没有同任何人交談过。她輕率地問他，身边是否帶着一个帐篷；他用深深的鞠躬代替了回答，好象他获得了意外的荣誉似的，同时早已把手伸进衣袋里。我看他从里面拿出篷布，立柱，繩子，鉄具以及一个漂亮帐篷所必需的各种零件。年輕的先生們幫着他把它支架起来，它恰巧遮盖了那块地毡——竟然沒有一个人发现其中有任何离奇的地方。

我早就覺得惊惶了，是的，甚至有些恐怖，但当人們又說出一个愿望，我看他从衣袋里掏出三匹有鞍有具的、壮大駿丽的黑馬，老实說，我是多么惊恐啊！你想，我的天！从一个衣袋里掏出三匹备好馬鞍的馬來，而且还从里面掏出过一个盒子，一个望远

鏡，一張二十尺長十尺寬的綉花地毯，一個和地毯同樣大的帳篷，和附屬帳篷的一切立柱和鉄具！——要是我不向你發誓說，這些都是我亲眼見到的，那麼你一定不會相信這些話。

雖然這個人显得很謙虛，很卑微，雖然別人很少注意他，但是我的目光却離不開他那蒼白的面孔。我非常恐怖，最後我竟無法繼續忍受下去了。

我決定偷偷離開這伙人，因為我在其中扮演的腳色是无足輕重的，所以我覺得這樣作没有什么困難。我想回到城里，第二天早晨再去求助約翰先生，那時假如我有勇氣，就可向約翰先生打聽這個奇怪的灰衣人是誰了——唉！要是我能够這樣逃掉該多么幸運呢！

我真地穿過了玫瑰花叢，幸運地溜下了小山，來到一片寬闊的草地上。我離開大路，走上草地，由於怕人發覺，我向四周探望了一下——當我看到穿灰衣的人跟在我後邊向我走來的時候，我驚駭極了。他立刻脫下帽子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禮遇。毫無疑問，他想同我說話，而我，除非非常粗魯，不然簡直無法迴避他。我也脫下帽子

向他还礼，并且光着头象生了根似地佇立在太阳下。我满怀恐惧地凝視着他，就象一只小鳥被一条蛇吓呆了那样。他自己也显得非常尷尬；他眼也不抬地向我連連鞠躬，走近我，几乎象一个乞求者似地用低微而又顫抖的声音向我說：

“請您多多原諒我的冒昧，有一件事希望 您帮忙——”

“天哪，我的先生！”我恐怖地喊叫了，“我能够为您这样一个人作甚么呢，您——”我們两人同时吃了一惊，我們那时好象都羞紅了脸。

沉默片刻之后，他繼續說道：“在我有幸站在您近旁的短时间里，我的先生，我以无比的惊讶——請您原諒我向您这样說——几次地观察了投在您脚前的美丽的、美丽的影子，您对日光下的这个影子好象并不怎样注意。当然我必須請 您 原諒 我大胆的要求，您是不是情愿把您的影子出社給我呢？”

他沉默了，而我的腦中就象有一架水車在轉动。对于这样奇怪的要求我該怎么办呢，难道当真卖掉我的影子嗎？我想，他必定是疯了，于是我用一种和他的謙卑声气不相上下的語調回答說：

“唉！唉！好朋友，难道您有自己的影子还不够嗎？这对我来说誠然是一件十分离奇的交易。”

他馬上又打断我的話說：“我的衣袋里有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对于您不見得完全沒有用处，为了这个无价之宝的影子，我認为無論付出多高的代价都不算高。”

立刻，我又打了一陣寒战，我想起了他的衣袋，我真不知道，我怎能称他为“好朋友”。我拾起了話头，并尽量装得彬彬有礼以便打破僵局。

“可是，我的先生，請您原諒您最卑微的仆人。我不十分明白您的意图，我怎能够把我的影子——”

他打断了我的話：“我只求您允許我在这儿立刻拿起您的宝贵的影子，并把它放在我的衣袋里；至于我如何拿，那是我的事。为了証明我对于您的感謝，我凭您选择装在我衣袋里的所有的宝物：魔法鑰匙，聚宝的曼陀罗华草，魔法辨士，魔法錢，罗兰德侍从的拭碟巾，无价宝小魔术人等等，价錢随意；然而这些东西可能对于您都不相宜。您最好要福神的新近修补好的魔法小帽；还有一个錢袋，象他从前的那个一样。”

“我要福神的錢袋！”我打斷了他的話，不管我多么恐懼，他已用這句話抓住了我的心。我發了一陣暈，眼前仿佛閃爍着許多特大的金幣。

“仁慈的先生，請您檢查並且試驗一下這個袋子。”他把手伸進衣袋，從里面拿出一個不很大，用堅韌的哥爾多巴馬革制成的、縫得很堅固的錢袋，錢袋上系着兩條結實的皮帶。他把它遞給我。我伸進手去掏出十塊金幣，又是十塊，又是十塊，又是十塊。我趕快把我的手伸給他說：

“來，握手吧！我們成交了；我同意拿我的影子來換你的錢袋。”

他握了握我的手，隨後毫不猶豫地跪在我的面前，用一種令人驚異的機巧把我的影子，從頭到腳，輕輕地從草地上扯開，卷起來，折好，放進衣袋里。他站起身來，又向我鞠了一個躬，就向玫瑰花叢走了回去。我好象聽到他在輕微地嘲笑。我捏緊了錢袋的帶子，環繞我的是陽光普照的大地，但我卻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覺。